



重陽節：唯有思念，無休無止

農曆九月初九，我們迎來重陽節。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九”為陽數（奇數）之“極”九月初九，兩“九”相重月、日均屬最大陽數所以叫“重陽”或“重九”。
這一天，古人通常會賞菊花，佩茱萸，食花糕祈求避災祈禱平安健康。今天的你，會怎麼度過？

重陽節的懷念 □陳進

重陽已至，秋意未濃，好在終於來了一場雨，驅走了連日的暑氣，南方的山水間也終於披上了一層溫柔的金紗。遠處的山巒在晨霧中若隱若現，近處枯黃的田野開始孕育新的色彩。陽光不燥，田間收割後的稻粒在雨水的滋潤下，短短幾日又萌發出整齊的綠秧，顯得生機盎然。扒開紅薯地里長長的藤蔓，土壤處處有開裂的痕跡，里面蓄滿了季節的力量。肥沃土地里，那些重新煥發生機的豆角與辣椒，紅紅綠綠的，為今秋重陽添了幾分成熟的魅力。

漫步故鄉熟悉的景致中，偏偏與重陽節相關的記憶少之又少。兒時的老家是不過重陽節的，登高望遠都在正月初九這天進行；詩句里重陽插茱萸的習俗只能局限在文字里想象，茱萸究竟長什麼樣，直到今天我也弄不清楚；菊花酒、菊花茶倒是不少，一年四季都有，不記得屬於某個專屬的節日才能暢飲。重陽，這個屬於思念與敬愛的節日，它連不起我家鄉的過去。在我的記憶深處，能想起來的就是兒時與父母共度的勞動時光。

重陽前後，我們一家人每天都會踏上後山那片土地，不為登高望遠，不為賞秋觀景，而是吃力地進行一年一度的農事——挖紅薯。漫山遍野的紅薯地，需要一鋤一鋤地把土地翻一遍，才能拾起季節給予的那些沉甸甸的饋贈。把一山的紅薯收回家，那可是一項全家總動員的“大工程”。父母天不亮就上了坡，把第一輪背篋筐裝滿運回家後，吃過早飯，幾個孩子也跟著上了山。姐姐拿起鐮刀在前面割紅薯藤，父母用鋤頭小心翼翼地尋根挖掘，生怕一鋤下去挖壞了那些埋藏著的寶貝。我和弟弟則跟在後面，負責撿起一個個沾滿泥土的紅薯，剔去莖葉莖莖，收拾利索了放進篋子里。看著大大小小的紅薯堆了一堆又一堆，不知何時才能做完，疲勞時，一種複雜的表情掛在我們每個孩子臉上，無奈地你看看我，我望望你。姐姐

打趣說：“這麼多活干著又高興又難過，這就叫‘甜蜜的忧伤’。”我們不得不打起精神繼續勞動，常常在父親的提議中開始比賽，看誰干得又快又多，然後就聽見我們的新一轮歡聲笑語在山間回蕩。

除了挖紅薯，摘辣椒、摘豆角也是重陽節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提著篋、弓著腰在坡地上跑上幾個來回，一會兒就腰酸背痛了。

重陽前後很長一段時間里，我們一家人從早到晚都奔走於那片土地，疲憊不堪。而在多年以後的今天回憶起來，卻是一種幸福的滋味，是一種與家人同甘共苦、其乐融融的感覺。

歲月流轉，如今我的家鄉也隆重地過重陽節了，可是父母卻一天天老去。他們的步伐在歲月的加持中一點點變得遲緩，直到再也邁不動後成為山地的一部分。後山，那個曾經滿載童年勞動場景的地方，沒有了父母的耕耘隨之變得荒涼起來。野草侵占了原本整齊的土地，雜樹叢生，藤藤蔓蔓肆意生長。曾經陪伴我們度過無數個重陽的紅薯地、辣椒樹、豆角叢，很難找到對應的土地的模樣。

站在这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上，唯有站在父母的坟前才覺得真實。一茬一茬野草隨著季節青了黃，黃了青，把坟頭捂得嚴严实實的。扒開草叢，隱約還能聽到往昔山谷的回聲，那些歡笑、那些汗水、那些關於勞動的記憶，像一部默片電影。父母老去，後山也就跟著老去了。後山的老去，也意味著一個父母那個面朝黃土背朝天的勞動時代結束了，那個與父母同享勞動過程的日子，再也不會回來。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在重陽節里，早已步入中年的我流連在老家的後山，唯有懷念，深深的，無休無止。

（作者系重慶市開州区作協會員）

那片天空 □張儒學

父親老了，他總是坐在那個能躺能坐的木椅子上，抬頭望著天空，仿佛覺得天空很寧靜也很美。

父母住在鄉下，我們卻一次又一次勸他們來縣城里和我們一起住，母親卻不明確表態，似乎她啥事都聽父親的一樣。可父親總是以各種理由推辭，還不停地說：“還是鄉下住著好。”我知道，他在鄉下住了大半輩子，他對鄉下鄰居、那幾間老屋，還有屋前的樹，甚至鄉間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他如果來到縣里，面對陌生的城市和縣里陌生的人，他會覺得孤獨寂寞，更何況什麼也沒有了。然而，他還有一個最充分的理由，他說：“縣里樓層高，我看不到天空。你看，鄉下的天空多美呀。”

我不明白，父親為什麼喜欢看天空，天空對於他來說真這麼好看？在我記憶中，看天空已成為父親的一個習慣。有時，當他干完一天活後回到家，一句話也不說，往那個木椅子一坐，像坐又像睡地仰望著天空；有時，父親面對母親不停地嘮叨，他坐在那木椅子上望著天空，一望又是大半天；有時，父親什麼也不為，他是困了累了也坐在那木椅上，望著那藍藍的天空，好像天空的遼闊和浩瀚，能給他一種心靈的慰藉……

不再干農活的父親，他仍閑不住，時不時去田地邊走走，看看莊稼的長勢，聽聽田里秧苗的拔節聲。有時，看見地里有雜草，他便走去拔掉，有時看見一株菜苗被風吹倒，他也走去將其扶正，像在他自己的莊稼地里一樣。平日里，他就坐在那木椅子上，泡上一杯茶，抽幾口煙。有時，母親的家務活忙完了，也端個凳子來坐在旁邊，陪父親說說話。不知父親聽母親說話沒有，他的眼睛依舊仰望高天空，母親問道：“天空就那麼好看？”父親總是笑笑。

母親去世後，父親一個人仍然住在鄉下老家。在老屋里，父親與他養的一條大黃狗和一只小花貓特別親近，父親走到哪兒，大黃狗就跑到哪兒，總是搖著尾巴逗父親開心。父親坐在屋里休息時，大黃狗就懂事地守在屋外，凡有陌生人來，它總是“汪汪汪”地大叫，仿佛此時才讓老屋有了幾許生氣。而小花貓卻像一個頑皮的小孩，在屋里跳來跳去，時而在父親面前撒嬌，時而爬到父親身上，弄得父親又疼愛又生氣，這兩個小傢伙的存在，讓父親不再孤獨。

更多時候，父親就在屋外的階沿口那個木椅子上靜靜地坐著，也靜靜地看著天空，這成了他特有的一種生活方式。也許他在心里算著，還有多久到“五一節”或“國慶節”，在縣里工作的我們，是不是又要回家了。

每次我回鄉下老家，父親似乎早知道我要回來似的，把屋里掃得乾乾淨淨，被子也重新換上，像迎接客人一樣。吃了晚飯後，父親仍然坐在那個已經舊得像个老古董的木椅子上，一邊高興地陪我說話，一邊仍仰望著天空。似乎我這時才明白，父親望一輩子的天空，哪是天空呀，更不是雲彩，他已把天空當成一種心情，一種境界，一種寄托。有時，說著說著父親就睡著了，我看著父親那蒼老的身影，心里在想：父親在我心中就像一座大山，永遠是我的依靠，更像一棵大樹，永遠呵護著我。我已習慣了汲取這樣的一種愛，習慣了在一份醇厚的愛里靜靜地被滋養，卻忽視了時光早已將父親的健壯身軀壓彎，歲月已將一抹蒼老刻於父親的額間。

此時，月亮正慢慢升起，如水的月光洒滿山村，映亮了寂靜的小院，仿佛我看見像月光一樣流淌的，卻是隽永流長的父愛。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疤痕 □徐成文

那年七月，我拿到了夢寐以求的錄取通知書。喜悅地高擎著蓋有鮮紅印章的紙張，鄉村的小道，被我的腳步火燒地丈量。目光所及，滿眼都是鄉鄰的微笑。“徐老么——恭喜哦，兩個兒子都跳出農門了！”村民們的道賀，于父親來說，絕不亞于莊稼地的糧食多收了三五斗。

天還沒露出魚肚白，我和父親依著火把的照耀，在崎嶇的山路緩慢而行。父親扛著木匠新打制的木箱——里面塞滿了我的各種日常必需品；我則提著網兜——里面散著一些衣褲及幾本與學習關係不大的小說。

客車如我家那條在田間耕耘了十多年的老水牛，喘著粗氣到了城里的車站。

得知我是新生，負責接待的同學把我和父親以及攜帶的行李一一送上寬大的貨車車廂。把行李放於車廂最前端，我們坐在木箱上，等待貨車的啟動。父親的目光，疾速地掃視我們的行李，他生怕才人多拥挤，行李會落下。木箱在，我手里的網兜在——父親放心了。

貨車在城鄉間穿過了近半個小時，我們還沒有到學校。

前面在修路，路面凹凸不平，貨車來了個大顛簸，我的手不覺地鬆開網兜——我的一本書掉到了公路上。“我看見你的書掉了！”父親眼尖，我默默點頭。父親迅速地直起身子，用力地敲打著駕駛室的頂棚——他想讓師傅停車，撿拾起那本書。或許敲擊聲太小，抑或師傅聽力不佳，貨車碾過那段坑洼，加速朝學校奔去。父親只得高呼“停一下——停一下——”縱使父親喊破了喉嚨，貨車依然沒有停止的跡象。“算了吧，一本書，不緊要的。”我阻止父親。那是一本好友送給我的畢業禮物——一本與青春愛情有關的小說。“讀書人，怎麼能隨意落下書呢！”父親駁得我緘默無言。

“你守好行李在學校等我，我下車去撿書！”父親見貨車即將爬行一段陡坡，車速定會緩慢，決定下車撿書。我再三勸說父親，安全要緊，一本書不值得這般做。父親沒有工夫與我辯駁，他見縫插腳，移步到貨車的尾部，趁著貨車換擋，跳到了公路上。雖然車速減緩，但因為慣性原理，父親依然摔了個四仰八叉。貨車“吱嘎”一聲，停止了。滿臉絡腮胡須的司機跳下車，罵爹罵娘地給父親一頓教訓後，讓父親快速上車。

父親把那本書遞給我——嶄新的封面沾染著斑斑血跡。原來，父親在剛才下車時，右手背被車欄上的一顆螺絲刮了一條口子。父親左手使勁地攥緊右手背，抑制更多的鮮血浸出。我提議叫師傅停車，找個最近的診所包紮一下。父親阻止，他說不能為了自己的小傷口，耽誤同學們到校。

我立馬從網兜里掏出粗糙的衛生紙，快速地擦拭父親手背上的鮮血。

學校到了，我建議他到學校醫務室去處理一下傷口，我一人守著行李，但他却一意孤行，總說自己的傷口無大礙。

我去報到註冊，父親到寢室為我鋪床。時間緊迫，父親把我安頓好，就坐上那輛返回城裡接新生的貨車，再坐客車返回家。臨走時，我再次勸說父親回家後不要忙著干活，先找個醫生好好弄些藥，等傷口癒後再干農活也不遲。父親應了一聲，他瘦弱的身軀很快模糊了我的視野。

國慶節我回家，母親正圍繞豬圈給豬喂食。“爸爸呢，他的傷口好了嗎？”

母親說，父親怕田里的稻穀下雨無法收割，不願意去診所拿藥，沒有處理傷口導致感染，腐爛了十多天才慢慢癒合。

“回來了，學校還習慣吧。”父親不知從哪里冒出來，一臉的喜氣。我沒有回答，立即抓住父親的右手，一探究竟——一條“肉虫”凸現在父親的右手背上。我不爭氣的淚水浸滿眼眶，父親卻拍拍我的肩膀——咱農民沒那麼嬌氣，一道疤痕，一個標記，父親樂呵呵，我却苦悶悶。

日子越過千山萬水，我畢業教書結婚為父。而今，那道疤痕跟隨父親離世多年，唯有那本叫著《窗外》的小說，悠閑地躺在我的書屋。

我想父親了。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能懂的诗

王老汉的重阳节

□李举宪

王老汉的儿女们都在外打工
重阳节前给他打电话说要回来
王老汉说一去一来耗费大
让他们都不要回来
重阳节这天王老汉一个人在家
他亲手做好了糍粑和菊花茶
先放了三盘两盏到香火
上口念念有词
然后才独自开始吃起来
那只大黄猫馋着他叫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